

說文理董後編

理董復編卷五

宋鄭漁仲六書略討論下

論諧聲之惑曰左氏曰止戈為武武非从止凡止正齒耻之類从止武从戈从止从戈以見義从止以見聲古文歌舞之舞作習振撫之撫作故廊廡之廡作庑於古並从止於今並从無而無於篆文亦从止則武之从止又何疑焉若曰武欲見止戈則古之武有作戍者又有作戩者戍之前垂象執戈揚盾之義戩之从習有習用干戈之義及戍為戍己之戩戩

為襲敵之襲則戎事之武專用武也。若曰武有止戈之義，又何必曰偃武乎？止之與止，易得相紊。左氏所見止之譌也。武於六書為諧聲。武戈類也。武之从止亦猶戰之从單。戣之从戣，戣之以其戣之从癸皆聲之諧也。

古人揆辭成章，偶舉一解可以資一時之論，往往有之。孔子云：惟天為大，天含大字。孟子曰：仁也者人也。仁旁人字。春秋傳云：三人為衆，衆含柶字。止戈為武，同此例也。人言未必皆信，而信从人言，臣又未必皆取，而取从臣。又士曰：未必皆吉，而吉从

吉士口音成章不必皆十。而音十為章，武未必為止戈用而說
為止戈同此意也。自古嘉兵不祥，即武字生其辭致，以著用武
之不可不慎，文章之波瀾也。即以此說武字，不為穿鑿而鄭氏
必欲改舊文而別造武字，先儒從無如此任臆者。按古之武字

甚多，
武 乙酉父
武 乙義
武 厚
武 師德
武 敦
武 敦

周穆
王鼎
齊侯
鐘
孟和
武
武
武

太官
壺
古文篆共十
武 武榮
武 碑額
武 俱曹
武 全碑
武

武 俱景北
武 北海相
武 韓勅兩
武 尹宙

理董後編卷五

武

孔宙碑陰

武

馮煥碑陰

漢隸共十，此二十字俱不奈作止，則

鄭氏自奈之耳。左氏全不奈也。又說文與解字義例各別，止戈說文、武解字由解字義說曰偃武於說文之止戈無妨也。如人言成信，臨文不妨曰人言不可信，謂偃武而病止戈，猶人言不信而病及信字也。詩曰履帝武敏，禮曰堂上接武，皆就趾足起義，又冠之下垂為武，亦下體義。玉篇戰字古文作止，止干也。與止戈同義，則武字之从止，不從止，斷斷無疑者也。謂止止文易紊，而證以習，故在無四字，又以武聲近之，謂武必从止，豈

不曰氏氏文易秦以神祇蚺蛙之从氏而指聲近之祇敬蛙蚺
必从氏可乎不可乎豈不曰亡已文易秦以枸杞蔓芑之从亡
而指聲近之起从己必从亡可乎不可乎謂武是戈類而倒以

戰戮戢戮之从戈者同是諧聲謂武亦當諧聲豈不曰某是果
木類例以桃李柰之从木同是諧聲某當亦諧聲可乎不可

乎且武亦非戈類戊亦非武字戠亦非龍字一一案之都成懽
懽然自鄭氏悍然造字繼此而戴侗造幽火字而蔑幽火

造收字而蔑收將周伯琦造帙巾字而斥帙巾造

理董後編卷五

廟字而斤一廟。後來之頡籀接踵起矣。

又禮記曰。祖者且也。祖非从且。凡置姐之類从且。徂祖之類

从且。音祖無且義。又曰。刑者例也。若刑之从井。而有例之義

則邢也。阱也。耕也。亦可曰刑乎。又曰。富也者。福也。若富之从

畐。而有福之義。則幅也。幅也。副也。亦可曰福乎。若曰。角觸也。

高章也。秋之為擊。春之為秦。皆此類也。凡此類是。皆不識諧

聲。

謂置姐从且。聲。姑且且。徂祖別諧聲是也。因此而彈禮記非也。蓋

且字文形不一通用不一。上古祖字从且。增成且為俎者。說文之說也。變成且者。宜所以也。而後人唯用且。其讀有則古切。于余切。淺也。切等音也。說文所由成則且。即祖字。增示而義更顯。說从几。二增。欠成俎。而義更顯。解字之義。則祖為始。廟兼祖。道祖祭義。俎為俎。豆用為辭。語則有始。且義。撰文而就。已議論。則有祖者。且也。之論三者之例不同。今鄭氏牽援文於解字。而云祖無且義。已犯文害辭之弊。而况指六書諧聲以較論哉。其不識辭體甚矣。謂邢昺耕非荆義例。及荆之非例。謂幅副幅之理。董後編卷五。

非福義列及富之非福則醉粹粹無聚義而易云萃聚也亦非耶。郊、絞、皎、佼無教義而孟子之校者教也亦非耶。周易孟子以及禮篇皆不識諧聲獨鄭氏識之豈有他哉。一說訓詁解字一牽入六書諧聲譬於謝超宗家欲索鳳毛觀之而不得而言鳳毛之誰人也。

論象形之惑曰左氏曰反正為乏正無義也正乃射侯之正象其形焉正以受矢乏以蔽矢是相反也反正為乏其義在此或曰反正為正正蔽矢短牆也正以受矢可以蔽矢是相反

也。此亦反正為之之義。抑正之正無所象。故正用侯止之正。邪用琅邪之邪。並協音而借。是為假借之書也。

新喻
鐘

籀文

古文

寅

伯啟
匋

古文

皆正字。一二皆上也。上所止為正。君子大居正也。正月正鵠。由此引申。何言正無義乎。庚之六。象張

布正。無此象。何言正象形乎。蔽矢者。受而蔽之也。何言受與蔽


相反乎。蔽矢之一。一名容。亦作貶。與窳同。容蔽之意。之可通用。

而非匱。之正義也。豈反正之義乎。壅蔽之。与與正文大異。短牆

理董後編卷五

五

蔽矢，舊儒無此訓，豈得言反正為弓乎？故正自有正義，而表自有表字，表義不煩借他而用也。

韓子曰：自營為人。私么非自營之義也。么於篆文作象

男子之勢，故又音鳥。与了敵了者，交脛之端也。故与勢下垂了，狀槌上，並是象形之文。故自營之么與了絕了，並同音，而借亦為假借之書。



皆古仁字。

道德經私字。



名公尊公字。

二字从之，从心。

故有自營為私之義，突然造出男子勢形之与，又不音私而音

鳥古之人稱男根曰陰曰陽曰牡曰勢曰峻無呼鳥者呼之自
取徒隸卒始見於紙筆自稗官小說始也字自唐始創也又
作𠄎與羅為通用非倒了之也鄭氏取無稽小說之字奉版
徒隸卒之言以此上參聖人制字儒先六書象形之說是何識
見了从子無左右訓為尪謂左右無所仗其行尪掉也並非𠄎
骨而訓尪也故也 鳥 與尸鄭氏創造下垂槌上之二形千古聖
賢必不從千古以下之人而假借也。

疊字古作疊祭肉之積在器也从𠄎祭器也从晶音精象積肉
理董後編卷五

之形。疊與豐同意。豐亦俎豆之衍也。揚雄以疊為古理官決
臯三日得其宜乃行。故从三日。从宜。此亦為不識象形者也。
何用識奇字之多乎。能象熊之形。許氏謂能熊屬則可矣。又
曰賢能之能何也。出象花英之形。許氏謂艸象艸木益滋上
出則可矣。又曰出進何也。是皆惑象形於假借者也。三代之
前有左氏韓子。三代之後有揚雄許慎。猶不達六書之義。况
他人乎。

因字古文作。三。亦可說重疊書云宜於冢土。詩云來來。

宜具有享意。因是訓以安與燕之訓安同意。鄭氏此說不為無
因。然品非音精宜非祭器不可杜撰以佐其說也。亦不得據是
以斥揚子。古者或有折獄之訓。緯書多圻字而說三日得宜得
祥刑義。所以示誠。揚子據而說之亦刑者例也。之比豈有子雲
而不知。是古肉字者乎。譏之為不識象形者過也。能以其強
力故引申作才能出以滋生。浸上故引申作出進二義。皆解字。
非說文。鄭氏自立用字借假。科例反以為先儒惑於假借者過
也。

論一二之所生曰臣六書證篇實本說文而作。凡許氏是者以之，非者違之，其同乎許氏者，因畫成文，文必有說，因文成字，字必有解，其異乎許氏者，每篇總文字之成而證以六書之義，故曰六書證篇。然許氏多虛言證篇，惟實義許氏所說多滯於死證，篇所說獨得其生，蓋許氏之義著於簡書而不能離簡書，故謂之死證。篇之義舍簡書之陳迹，能飛行走動，不滯一隅，故謂之生。今舉一二之義為說文之首篇者，可以見矣。說文於一則曰唯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

物故於一之類則生元生天生丕生吏然元从上丕从地吏
从又皆非一也惟元从一證篇於一則曰一數也又象地之
形又象貫物之狀在上為一故生天生百在中為貫故生毋
生卅在下為地故生旦生丕為貫為地者無音以無所麗則
復為一矣是以無音說文於上則曰上高也此古文上指事
也故於上之類則生帝生旁生下然帝本象形旁則形兼聲
下非从上偶而與上偶證篇於上則曰二音貳又音上殺上
者為上殺下者為下在物之中者象編連之形在物之上下

者衆覆載之位故於二則生竺生竺於上元生生帝於下則
生丙。音鎮生蘭於中則生冊生再於上下則生巫生互在中在
上下者無音以自不能成體必有所麗是以無音此臣所作
證篇之旨也

許君說文之所由成解訓詁之義題曰說文解字其例分曰文
曰字通用不拘其例合鄭氏文與字各有其界其例分說文與
訓詁混并其例合此體例之兩違者也然六書造字之本訓詁
乃臨文用字之義理宜分文字不妨通稱理宜合鄭之不及許

一也。許兼古文籀篆字不嫌重記，諸儒之說語不嫌煩。鄭氏多據後世之字而畧古文，憑一己之見而斥他說，旨又相反。然古文賴以傳，儒先之說賴以存，鄭之不及許，二也許意惟在收括諸字，立部多寡無關輕重，故隨一時連牽而成，而其从部收字之例有三：一者義可从，二者形可从，三者形義因此而轉，則可从。从義者，福、祿之从示，旁之从二也；形可从者，屏、層不與屍、屠義合而同尸形，故收之轉者，下附於上，馬、烏附於烏，是也；一部說一數，而收元、天、丕、吏形可从也，其義說明於上部，帝字條下。

鄭則專主從義兼義則分疏於部首易從之名而特標之曰生
然從義寬生義狹其例有漏而難括者何以明之說從者此部
彼部可專說可兼說有他部之說從以佐之字可無漏說生則
專主一部彼部不兼表此部所生則有漏字矣如一部者其外
若一在上之丌溼從何而生一在下之尙本一在中之毋世出
於地形貫物之外從二之勻羊次武皆不収載以二形之曰習
出於鄭說之外則漏而不能括也鄭之不及許三也謂帝象形
有兼含不可収耶何上部之亦収帝何卅象形而収入貫物耶

何爾兼含而收入二即可謂不顧前後矣又古冊字作曲古耳
字作耳鄭氏但從小篆隸書辨為从二可謂爾莽矣古人制文
字但取文以志之且至之一為之志且後人讀且至之一為上
也可讀為天為地亦可母冊之一讀為一也可貫也可因先儒
未曾音切故闕其讀如卜文及少心之入雖無訓義曾加音
切如月如弓未曾有音並不以無麗之故而棄其音雖無音不
必復其本此處無體例可說也統觀此條吾不與鄭氏辨孰虛
孰實孰死孰生但論其體例就是孰非孰合孰不合音如此孔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許君不離簡書與聖人合鄭氏舍簡書而飛行走動與聖人違

論子母曰二類為母三類為子主形子主聲說文眼學見之則成類且聽之則不成類廣韻耳學耳聽之則成類眼見之則不成類故說文主母而從子廣韻主子而率母說文形也禮也廣韻聲也樂也說文以母統子廣韻以子該母

六書中有諧聲不得全判為眼學廣韻兼收訓詁不得全判為耳學廣韻部中天日山川為一紐之首不得云子率母說文全

部首卽是形聲不得云母役子古人名書曰文字曰韻何等
明白添出子母名色增以禮樂分屬贅語無當

臣舊作象類書總三百三十母為形之主八百七十子為聲
之主合千二百文而成無窮之字許氏作說文定五百四十
類為字之母然母能生而子不能生今說文誤以子為母者
二百十類且如說文有句類生拘生鈎有鹵類生粟生粟有
半類生胖生叛有業類生僕生牖據拍當入手類鈎當入金
類則句為虛設粟當入木類粟當入米類則鹵為虛設胖當

入肉類、叛當入反類、則丰為虛設、僕當入人類、僕當入臣類、則業為虛設、蓋句也、鹵也、丰也、業也、皆子也、子不能生、是為虛設、此臣所以去其二百十而取其三百三十也。

許君分別部居、繫聯諸字、無子母之例、棄相生之義、彼自成一體、例如隸、端、易、能、等部、全不系字、有何句鹵等虛設之計乎、有何子不能生之病乎、鄭氏自立名號、自分疆界、以此律許、而譏之、是猶據後世之品秩、而訾古者之尚書侍郎、位卑也、據後世之疆域、而病古者之竟、青、徐、地、太、狹、荆、揚、地、太、廣、也、不亦過乎、

論子母所自或曰作文之始其實一也何以成母何以成子
曰顯成母隱成子近成母遠成子約成母滋成子同成母獨
成子用成母不用成子得勢成母不得勢成子來與來同物
來顯而來隱牙與齒同物齒顯而牙隱故參為母而來為子
齒為母而牙為子龍與魚同物魚近而龍遠龍與鬼同物鬼
近而龍遠故魚為母而龍為子鬼為母而龍為子柔與己同
象己約而柔滋豆與登同象豆約而登滋故己為母而柔為
子豆為母而登為子鳥與烏同體烏同而鳥獨易與亨同體

身同而易獨故鳥為母而鳥為子身為母而易為子眉與目
相比目用而眉不用足與足相比足用而足不用故目為母
而眉為子足為母而足為子心與心敵體又得勢而心不得
勢非與心敵體心得勢而非不得勢故心為母而心為子門
為母而非為子舉此六條可以觸類而長

鄭氏主此六例立為三百三十母核而論之母主形子主聲齒
取止聲失例也麥字從來彙字从已登字从豆鳥字从鳥眉字
从目足是同形不可相提較論而古齒字从牙則麥與齒自有

其母求牙不可刪也。氣近而不成母，黽獨而亦成母，彭不用而亦成母，天之為天亦近亦顯亦約亦同亦用亦得勢而不成母，昔之為字亦隱亦遠亦滋亦獨亦不用，不得勢而成母，其說不審也。

論省文曰：凡省文有聲闕於義者，有義闕於聲者。甜之从舌者，義也。舌之所嗜者，甘恬之从舌者，非舌也。謂之从甜，肖是之謂聲。闕於義，營之从艸者，聲也。以呂為主，以艸為聲，勞之从艸者，非聲也。謂之从營，肖是之謂義。闕於聲，伊从人从尹

謂伊尹能尹正天下。如蚩蚩之蚩。以伊省亦謂之聲。關於義。和謂調和之和。如鈔利之利。以刀以和省。易曰利者義之和。此亦謂之義。關於聲。凡省文之類。可以準此。

凡省文之字。非為道理。必不可不省。特為全書之苦。其筆畫繁。重省之以成此字。結構耳。雖省文當作全文觀之。而形聲字多兼義與聲。則又何必闕聲闕義之分別哉。既論省文。當知形聲之外。亦有多字。若車亦古文車之省文。若彘亦彘之省文。耆耆亦老之省文。鄭氏於此。應指出示人。乃隱而不說。有省文。則有

增文若宥則鹵之增箕則其之增床則戶之增僕則莫之增本
以自其戶業而成字不可說鹵其戶業是諧聲也鄭氏於諧聲
條中不能辨此也、

論篆隸曰篆通而隸僻故有左無右有自無歸於篆則左向
右為左右向左為右獨向為自相向為歸篆明而隸晦故有
王無玉有未無朱於篆則中一近上為王中一居中為玉中
一直為米中一不直為朱篆巧而隸拙故有𠃉無𠃉有、無
一於篆則上冒為𠃉不冒為𠃉上加、為圭加、為山篆繼

而隸拘，故有刀無匕，有禾無禾於篆體，向左為刀，向右為匕，首向左為禾，向右為禾，然則篆之隸，猶望之於邈。

文字自上古以來，漸趨簡便，不特隸楷，古文小篆，即然。日用自然之勢也。優劣之分，特以古文是聖智所制，今文是後人所造，爾非所論於通明巧縱也。古文十 才 十 十 甲 不分止 之 止 不分止 正 止 之 止 作 不分 籽 籽 李 不分 不可以 僻

晦言也。古文寓以 口 寓亦从 匕 匕 从 匕 頁 亦 不可拙拘言也。且無 匕 無禾病同僻，晦判為四善四弊，分屬不審，而匕非刀形。

之反隸未嘗無卜王字未嘗不作王其說皆勉強

論創意

說秦漢以後所造之字與篆籀無涉不復討論

論變更

說秦漢以來更改之字與篆籀無涉不復討論

論遷革曰雅本烏鴉之鴉借為雅頌之雅復有鴉矣故雅遂

為雅頌之雅後人不知雅本為鴉雅本九鷹之鷹借為雅贊

之雅復有鷹矣故雅遂為雅贊之雅後人不知雅本為鷹頌

本頌容之容故从公从頁借為歌頌之頌今人見頌知歌頌

之頌而已安知頌本為容泉本貨錢之錢故於篆象古刀文

借為泉水之泉今人見泉知泉水之泉而已安知泉本為錢
雅雀頌等人稍展閱小學書無不知其為雅鷹容之本字若泉
字自鄭氏創為錢本字之說雖久學者未知也案古文泉字作
自泉而原肩以之為象流形耶為象錢刀形耶

論便從

謂文字便於
從不便衡也

鄭氏謂三必從而後能成水無以解於水古文

衡器而從成舟車無以解於舟古文舟鄭氏引此

舟字說中貫謂目衡數而

從作目無以解於目泉目議論雖可證說終不成

論華梵

說中華及梵字梵音相比
較與說文無涉闕討論

班孟堅云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已夫詳叔重云俗儒鄙夫未嘗覩字例之條怪舊藝而善野言以其所知為秘妙究洞聖人之微惜又云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耀於世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已私是非無正巧說衰辭使天下學者疑徐鼎臣云李陽冰頗排斥許氏自為臆說夫以師心之見破先儒之祖述豈聖人之意乎三賢之說如是而鄭漁仲六書畧所說字多用其私說以所知為秘妙巧理董復編卷五

說表辭使學者生疑以破先儒之祖述愕然蹈三賢所詆自侈
盡制作之妙其於儒先斥之為顛沛淪沒如受魅然自春秋傳
禮記至韓非揚雄皆斥為不識六書之義於許氏說文斥為僅
知二書多虛言死說其尊己卑人若此猶賴天下不為承奉等
諸夏休承之駁禮篇歐陽秀之論律呂則亦可置而不論而由
元及明躋通志畧於杜君卿馬貴與之間尊為三通金華王魯
齋贊美其書而程畏齋刊六書畧入字學條內當時采之頒行
學校為士子識字楷則不但令天下學者疑且奉其野言以為

中今而元之戴侗周伯琦宗鄭成書至於談六書者猶殷殷奉之不置所以盡感後世詎罔六書不為不久顧芳雖不能洞徹小學表裏攻習說文頗涉涯涘若鄭氏浮淺之說尚能辯之遂成此討論三卷附於理董後編徐氏云務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違古是顧芳之志也

理董後編卷六

宋王魯齋正始之音六書說

象形 日從日以一陽數月有盈虧以日而闕之以二而反陰數遡於陽而不得其正也

古文曰 如此月之 猶日之 也 猶ノ之比也 不得定為以一以二各象其體月非从日也陰陽之義是會意非象形也

（指事 直著其事視而可知也人目為見冥冥為黜兩戶相向理董後編卷六

為門、兩手下為琴、土木示為柱、矢耳為聒、刀耳為剛、王居門為
閨

指事會意。原難截然分別。今如此條所說。與力田為男、人為
為偽、太無分別矣。而興亦兼聲。門亦具形。援之。令人生疑。

（會意） 合文以成其意。言欲其順。故口辛為言。止戈為武。力田
為男。女帚為婦。人言為信。人為為。吏於人為使。反於后為司。
后無司。則有為。

辛訓愆。過詳氏說。為諾言之聲。而此處說言欲其順。辛則言

不順也。反后為司，說形不說義，后豈可反哉？據本文而說，意可也。所以是他文說他文可也。率他文之司，說此文之后，無此例也。堯舉舜，舜舉禹，皋陶即有為矣，后豈專尚無為哉？孔子言舜無為，贊美之推稱，非真一無作為也。

諧聲 本一字以定其體，而附他字以誌其聲。河江左，从水以定其體，而諧聲在右；鳩鳴右，从鳥以定其體，而諧聲在左；覆裳諧聲在上，簾箔諧聲在下；團圓諧聲在內，徽輿諧聲在外；江河从工，可諧聲者，取其聲之同母字也。及艸之類，从艸，木之類，从理董後編卷六

水、金之類，从金、土之類，以土而附他字，以諧聲者是。

諧聲不但取同母，亦取同音。涇、渭是也。亦取相近之音。鷄、鷓是也。河之可相近音也，非同母也。

轉注 同意相受考老字是此說非也。古之人又有解釋其意義，謂之轉注者，求一字更有意義，可轉用也。有一轉為二聲用者，有再轉為三聲用者，有至四聲而皆有義者，如長本長久字，長則物莫先焉，故又為長幼之長，長則有餘，故又為長物之長，行本行止字，行則有蹤跡，故又為德行之行，行則有次序，故為

周行之行，又子路行行之行，無義也。以聲相近而用之，假借也。齊，整齊也。專一人之意，齊如。故為齊戒之齊。齊則適等，無過不及。有調適之意，故為酒齊、刀劍齊之齊。令善也。又為使令之令。乾卦名陽也。故為乾燠之乾。數者一二之名。有數則可數。故又為數往之數。有數則密矣。故又為踈數之數。又音促。凡此之類，皆聲轉而各有義。故曰轉注。又有本其義特轉用之者。以女為人妻，謂之妻。以女妻人，謂之女。指所載之物，統曰載。如此之類，本皆無其字。時人有是語，故原其用，轉聲而用也。此類字不理。董後編卷六。

為假借者本其意故也。

自鄭漁仲決六書藩籬以訓詁之義說假借王魯齋繼之轉注一書亦就訓詁而說將鄭氏假借條中分有義之假借指為轉注無義之假借仍歸假借一轉再轉因借而借之別語也總入解字例中非說文所由成非造字本義也或曰詩之六義風雅頌興賦比興異例四書說文二書解字例猶六義也有何不可曰解字如可撓入六書初哉首基指始事也洪廟鴻溥會大意也鄭氏同音協音之字諸其聲也不必近原

篆籀只據隸楷筆畫而搜抉畧可依傍之義將六書盡入訓詁條內何為而不可世人目未識古文大小篆雖刺謬亦不知其說又易領會不似許氏說文之難檢而難讀豈不甚快然而不可也先儒有祖述也體例有定程也一人之私見衆不肯憑三古之典型書猶可考而天下後世學者之聰明有時不為所錮也漢書藝文志云六書者造字之本此語為說文家之令甲聖人復起不易此言

假借 本無其字原他字聲意而借用之亦有只借聲而用之
理董後編卷六

者先儒謂含長是非也。如能本獸之軼材者，賢能之能，借用之。豪本獸之威猛者，豪傑之豪，借用之。碧是碧玉之碧，玉之碧色者，長宏血化為碧，故碧以石用為碧，系之碧與此正同，皆假借也。震辟歷也，動物亦物之所懼，故為地震之震，又為電來貌，霹之震，須髭也，須無膏用不可無，故為須待之須，又為須用之須。此類并其聲意借用之也。

如說與轉注不甚異，特轉注音分平仄，此則本音異意耳。說須字勉強措辭未善，與前條說數字云有數則密同病。

旃旗也指揮之用也故旃為指物之辭詩曰舍旃舍此也思屬土五行成於土五事成於思故思為語始卒之辭思樂泮水始語也不可度思卒語也此類亦當時有是語故為文者原其字意亦因其聲而用之也不然旃旗皆旗何獨取於旃思私同音何獨取於思

旃思二說不如漁仲之審

尊尊彝也又為尊卑之尊雅禽也又為風雅之雅象獸也又為象象之象此類只借其聲而用之也以冰為棚詩抑釋冰忌

以廉為涓，詩居河之廉，以來為徠，先儒謂來本瑞麥，天所來，故用為往來之來，非也。周以前有來字，易以盍為合，以羸為累，此類亦借聲而已。於字無義，又以定為顛，詩麟之定，常為崇，害為曷，彭為彳，居為其，此類皆古人因其聲相近而借用之。於字亦無義，所謂六書之體，可考見者如此。豈盡是會意，字字可說哉。

尊可尊，宰村皆从寸，尊意也。彝可常，鼎為盛，鬯為暘，雅聲和。象能遷，象可儀，未嘗引申無意也。冰來定常，古人時即是正字，兼有此義，迨其後，增出柳徠類棠，故措詞之間，不得言詩。

人以冰來定常為柵徠領棠也。既是兼義不得言借也。篆籀古文書傳絕少。許氏說文增添秦漢字甚多。學者不能全考其孰是夏孰是商孰是籀前孰是籀後。是以謾用字之假借。極難分別。致說恐蹈說兼義為假借之弊。天來瑞定在上古詩人揚扆之辭。即今而借用古事耳。豈可拘言司代哉。害曷語詳可以兼取與前言何獨取於思之意相妨。六書之體形體也。今舍形體而考訓詁出六書之外矣。何必將會意較

論。

書以越為始語詩以侯字維字為始語楚辭以塞字羗字為始語易以若字如為字為止語之辭詩以只字且字為止語楚辭則此字又日居月諸叔善射忌聊樂我員皆當時之語為文者借字聲而用之。

而毛類冬官作其鱗之而訓如者孟子望道而未之見左傳若而人又訓為汝而翁又為止語殆而。敦字五音五義詩有敦瓜苦團聚也與殫同者音雕左傳珠槃玉敦音對器也太歲在酉曰困敦音頓又敦厚音都昆奴。思念也又為于思之思今

作鬣 洛字四音一義音洪音缸音閏音絳皆水不導道也

甌字三音一義音言又上聲去聲皆甌名 穀書方穀訓祿詩

穀則異室訓生穀且訓善 葷薰同一音一為香艸一為臭

古文以赤為尺黍為七皆是假借用字 古易羝羊觸藩繫其

角系繫不能進繫其瓶之義亦然系繫其瓶故致傾覆不能上

水今之說者未見古本又如以盍合彭為彗縹為滯疑皆傳錄

之誤縹有衣衾當作濡

而字以下因假借而雜說諸字洛甌多音先儒師傳各讀卿

理董後編卷六

音有異小學書載之存舊音也穀字引申有意非是假借薰
葷一字也古有薰無葷昔儒師傳祖述各自名家詩分毛韓
書分歐陽夏侯漢帝通取之各立博士不必其盡出於一也
必欲盡出於一後儒之見也其識已出漢帝下嬴之必从古
本繫縵之當作濡亦是欲其出於一之見此儒者古今之異
也

雲麓漫鈔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演而申之至於不可窮
詰凡天地之運行四時之代謝日月星辰之進退九州萬物之

繁夥舉不能逃其數。可以窮變化而行鬼神功用抑大矣。世人皆云蒼頡所造而曾不完其旨。方伏羲畫卦時。仰則觀於天而畫一。俯則觀地而畫二。中則觀人而畫三。觀四方而得四。觀天地之氣交午而得八。以至六七八九十亦莫不然。始於三畫。分為卦。九六藏其中。則此十字非伏羲畫卦時為之。不可。蒼頡但能因此而字之。如人之字育為之。滋長變出他文。學者當細考之。不可以常字親近。王荊公留心字學。皆為之解釋。至此十字却無贊辭。要之如日月星辰十干十二支金木水火土首目口。理董後編卷六

耳手足山石蟲鳥等字非聖人不可作蒼頡體其意以從邊旁而字之耳。

此段為天一地二易數宏衍其論不能逃其數者易數也非一字二字成文之功用也上古荒遠事跡難稽舊傳蒼頡制字則以為始於蒼頡而已安可追論蒼頡非是聖人不能畫文但述前字六書之象形指事儘多說無偏旁之字若謂蒼頡但從偏旁而字之則象形指事二書蒼頡尚不能造可謂妄說古賢矣伏羲仰觀俯察正論也然非是不觀地不能畫

予不觀人不能畫三亦不須觀及四方始得四字觀氣交午
始得又字知者得意而忘言不知者以文害辭以辭害志神
奇其說死於句下有如此矣至於六七八九十難於造辭義
混辭塞責此等論議定非至當不易徒為對策家言塗片刻
之耳目耳學者倘細考此等必至終身面墻上古結繩之為
用也一數一結二數二結改用簡牘則一為一畫二為二畫
三四為三三畫是為算數與乾坤三才無干與觀察四方無
預又十乃算籌之記無可揆揚九六乃奇偶之記非是說文

造字則一例造之耳。其既成也亦無優劣。說常字分優劣者皆龜毛兔角之見。王荊公字說雖未覽。就流傳之片語度之。大抵字字說義會意者多。象形指事之字以其易明不復致說。豈止此十字不下贊辭哉。若依此條所下贊辭一二三四字不說文所由成。猶不贊也。議論浮淺如此。不知魯齋先生采此何為。

正始之音序曰。象形者寫其跡也。指事者推其義也。會意者合其形而兼乎義者也。諧聲者合其聲以附乎形也。轉注者形之

變也。假借者聲之變也。學者精辯乎此，則古今文字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矣。

此書指事條中之禋字，閏字亦合其形而兼乎義。會意條中之口辛為言，吏於人為使，亦推其義則二書無分別也。形變聲變皆是音釋，則二書無著也。但得象形會意諧聲三書而已。且長久長幼長物亦聲之變而入轉注。行止德行周行字形不變而入轉注，與說不符。

許叔重止得象形諧聲二義，而其餘復畧且病於子母之混淆。理董後編卷六

此襲鄭漁仲之言也不細討論其書惟憑他人之說是以耳
為目也許二義其四或畧猜可以畧言也而魯齋止有三書
其餘并無

鄭夾漈六書畧討覈精審六義槩然一掃千古之陋而於假借
一門始音之義亦備

六書畧之象形首條收及非象形字其在他條俱成混雜不
精不審隨在可指自立體例冗舛矛盾不整不正隨處可駁
六義因之而晦則有之矣任意創造武字之字叛千古儒先

之制而其說以字云道家謂順行則為人逆行則為道天死
則歸於土道則離人故能變化而上且吾儒所奉者聖賢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云道不遠人逆行
離人之道大壞名教

方畧之通雅引說文概論

梁庾元威云許慎穿鑿賈氏乃奏說文同時鄭氏即駁之何待少溫漁中阜泉合溪子才敬前輩乎孫徐尊許尤多回穴姑概論之以俟明者

賈氏但傳訓詁未有說文字由成之書憑何本知其穿鑿許氏廣記諸儒之說故名題日記非止遵賈氏一人也鄭康成所駁乃是五經通義於說文未有論議何據而言駁耶顏之推云說文解字檢以六文貫以部分彙括有條例剖析窮根

原鄭康成注書往往引以為證開章數言即成鹵莽

有草無阜有糾無妙有頸無頸無蹤而通獵^作猶有說也

攷於說文凝字袖字致字商字等猶指為俗字則阜妙等字

彼時尚無如周宣王之前定無籀文何必有說

有溯鐸而對無無妥而綏从妥無音而等有音哉無蹤而車部

有鞞無跬而趨下讀若跬無鷄而有萬無希而禾部有稀僥澆

勉冕皆免聲而無免各部引由聲而無由即非純繆豈無傳訛

^制安跬希冕由六文未列正文畧之失也並非純繆哉从音省

蹤鷄與前阜妙同例

其他通用異筆輒乃複載而複訓之鼓鼓鬲鬲不應為二鞠鞠
鞠趨竅別為五企企歧歧別為別四踳又有趨造鳴又有曷徐
本覲復有眈踐有銜棧澀澀雙从雨盱重出孿孿譌孺發鳩無
凍登媯何分於媯粟保互引古文

說文一書意主廣收字古文之類以傳者僅存此書觀甘
我殺字部首附列多文意可知矣而猶得以異筆疑訝之乎
鞠鞠鞠各有其解何重於趨跋岐義別於企未可因後來之

通用而議許氏嬀變通用變即戀義異重列豈可言譌將
廣收異義二意攷之複載複訓之譏可解也其外義同而重
出之字是為失檢未刪然非是病論語孟子重語重文亦多
豈以此闕書之得失耶唯發鳩無凍水而有漳水此為失考
或者漳之別名凍耶。

其解字立義更多牽強變為金生火死從來有穗以父逐為避
走頰从逃省曰為合爪止為取象於艸勞為熒火燒門舟竟兩
岸為頁變形登天為真。

金生火死，述先儒舊言，止亦出字，應訓以忤，其餘皆是平允。唯燒門登天之語，似主語病，詳氏自云問諸故老，故老有是說，聊記之以備一說耳。此如洪範五行傳，未必語語合洪範之意，然不可因一二端而輕其全體也。

至孫徐之妄析造字音，尤不知所據矣。自古傳疑鈔或錯簡，必為曲說，何益說文本多，惟今所加雲勝所注楚金所繫，今皆遺失，固當因他書搜集之，備參可也。守殘何為。

孫恂未曾妄析，徐鉉不目造音，方氏亦不知所據，漫為是言。

呂忱所加，賴有經典釋文可證。楚金所繫，尚有藏書、昆山、毛氏說文本、大畧完善，非守殘也。

說文引逸周書，有甸、匠、士、分、民之祿。周書維緇，有稽、緇、旋、絲也。箋、斐、巧言，自是遺文，可無論矣。

維貌有稽，非是遺文。用緇代貌，師傳不同。旋、絲之訓，與書文別義。此與訓愉為薄，而引私覲之愉，愉同例。

引易噬乾，食乘馬，驢如引，傳登夷，蘊崇之，以備陳三憲。孟子澆浙詩，既禡，既禱。周書王三宿三祭三託，此或古文。

師傳之本各別非古文。

如因亢龍作愆因再三漬作贖其牛掣作勑甬其屋靈作頤

作駒五品不濛作孫藻火粉未作琛粉練剛塞作憲餅鑿作室

護艸作憲啟予之足作跂立卓作立稭敵王所愾作鎮費誓作

棊諒閣作稂膏叢壯作臚鉉本會弁作贍弁我興受其敗作退

襟而不越作越既微且慥作瘞曾點作臧言偃作於有能保又

作壁我之弗辟作壁菲飲食作饗秣馬作餼常伯作餒粥成五

服作衵表裏長作結衣長又作毀宗躡行作讖惟家之索作索

理董後編卷六

壹戎衣作壇彝倫攸斁作殲服牛乘馬作備瑟彼玉瓚作璣振
振鷺作振衣裳楚楚作黼黼信誓旦旦作忌忌冕旒作璽舍玉
作珍率循作達將率作衛枯骨作骷扈涼作挽潰爛作潰大夫
先曰卒作碎黧黑作癯神主作室寡作祺石作柶然作噉之類
不可勝數皆因有一義即專一字以別之

諸儒各師別有一字即記其所本經書以證之非因有一義
而別造此字

又如引處吠澮此川又引作濟引靜女其祿又引作其袂

又有
故字

訓秩引作戠戠豳豳天引秩作祆作祆心几引作擊擊乙乙
解羽獵韋綏引作喪鳥獸羣毛作喪毛江有汜又引作源斬折
菰三字通言江夏亭名。

即此可見記諸儒各異之說

訓愉為薄而引私覲之愉愉訓坵為屏必誤重上文之樹塞

朱子

曾以此問
程大昌
夕惕若夤乃合艮之列夤

愉字說已見上坵訓屏是鈔傳之譌不闕誤訓樹塞也夕惕
之夤从夕自有意義到夤之夤後作贖不相蒙也

詔志峯免諸叙注有之而無其文可謂之不漏乎。

漏畧之失不能全無攻習久者自能補用非大疵也。

考重叔時石經已定何獨異如此大抵漢以後各多事起稱謂易清故稍別之或轉其音晉唐所加附錄牴牾。

石經雖定各守師傳不相畫一。如三國時虞仲翔王敬奏等經本不同且重叔記未央說文字諸儒之語又廣搜故老之說何關於石經之定不定乎。顏師古云六藝殘缺莫瞻全文各自名家揚鐵分路是以向歆班馬仲舒子雲所引諸經或

有殊異與近代儒者訓義弗同，不可追馭前賢，妄指瑕類，曲從後說，苟會局塗，後人即師古之說而通之，則於說文中所引經傳珠文，自可平心勿怪，亦不必鉤抉其故，謂名多事起之易淆，晉唐之增附也。通觀古今之大勢，自唐以前，諸途寬假未尚周密，五代以後，漸趨狹隘，棄緩用亟，棄略用詳，無論世路人情，好為刻覈，即藝林談經味道之人，其在賢智亦會局塗，專摘前賢瑕類，以為精明，而其著書立說，務貪廣博，兼攬羣藝，侈胸羅之富，失專門之學，故每論一端，未必於此中

之精粗表裏窮探極索入室升堂稍望廊廡頓生評議厭舊
喜新別啟壇坫而古賢語言質略非久於攻習特難會心誰
能有恒不計歲月後儒張皇其辭其旨易曉加以耳學者多
沈潛者少既足以惑人之聽於以樹博學之懺垂名於世嗚
呼寬窄之界即分古今存心厚薄先見驗於儒者其他可知
可發一歎也、

日知錄論說文數則

臨江柳人吳穎芳討論

顧亭林先生日知錄云自隸書以來其能發明六書之指使三代之文尚存於今日而得以識古人制作之本者許叔重之功為大後之學者一點一畫莫不奉之為規槩而愚以為亦有不盡然者且以六經之文左氏公羊穀梁之傳毛萇孔安國鄭眾馬融諸儒之訓而未必盡合况叔重生於東京之中世所本者不過劉歆賈逵杜林徐巡等十餘人之說而以為盡得古人之理董復編卷六

意然歟否歟一也。

注云揚慎六書索隱序曰說文有孔子說楚莊王說左氏說
韓非說淮南子說司馬相如說董仲舒說京房說衛宏說揚
雄說劉歆說桑欽說杜林說賈逵說傅毅說黃官溥說譚長
說王育說又自注云毫形說張林說黃顛說周盛說逮安說
歐陽僑說冨徹說吳禮說徐巡說莊都說張徹說其餘尚有
鄭司農說
和書說所回 ○許君所記苦言一一盡得古人當時造字之
意固不可信博采通人之說見之許君自言原非古人自制

字自說文之比，比之諸儒傳箋注解之優劣可矣。

五經未過蔡邕等正定之先，傳寫人人各異。今其書所收率多異字，而以今經校之，則說文為短。又一書之中，有兩引而其文各異者，後之讀者將何從，二也。

注云：如汜下引詩，江有汜；澶下引詩，江有沔；速下引書，旁速；孱功，儻下引書，旁救；儻功，邕下引詩，赤烏；己下擊，下引詩，赤烏；擊，擊鄭，平常馭許慎五經異義，顏氏家訓亦云：說文中有援引經傳與今乖者，未之敢從。○正定經文意主一是訓詁。

爾雅意主廣收，旨各有所為，例各有所由，不可以此槩彼也。
案毛詩者，毒儀禮作麋壽，尚書俊德，大學作峻德，詩云假樂。
中庸作嘉樂，詩云鬻鬻，孟子作鶴鶴，春秋三傳所列經文字
多各異，後之讀者，將何從耶？許君自題曰：記記別本以廣異
文，識異文以博衆詁，正其長處，得_安以正定經文之例病之。
流傳既久，豈無脫漏？即徐鉉亦謂篆書堙替日久，錯亂遺脫，不
可悉究。今謂此書所闕者，必古人所無，別指一字以當之，改經
典而就說文，支離回互三也。

注云如說文無劉字後人以劉字當之無由字以由字當之無免字以統字當之。○此徐鼎臣等不善讀說文之病不可
以訾許君許君自言畧言原未盡收古文俗字謂此書闕必
古所無者不會許君意者也。劉瀏从劉文說曰劉聲也字說
云古文言由析油柚岫狃从由文說曰由聲也字說云生子
免身也統勉媿黠等从免文說曰免聲不列正文者略也謂
說文無劉字由字免字不善讀說文者也注中統字當作統
今舉其一二評之如秦宋薛皆國名也秦从禾以地宜禾亦已

迂矣。宋从木為居，薛从辛為畢，此何理也。

凡國名、人名，類多假借。宋與薛假借也，何礙於理。楚為荆，楚魏為大，名秦例也。宮為芋，宮蔡為艸，蔡杞為杞，柳亦難致解。虞為憂，虞商為夷，傷魯為魯，鈍畢為畢，畫此何理也。

費誓之費，改為菜，訓為惡米。武王載旆之旆，改為坡，訓為雷土，或為姑也。為女陰，酸為擊，聲困為故，廬，音為日無色，此何理也。菜坡等，非許君所造字，非許君所定。詩書本因象儒所傳，而記之，不得言改。史記百粵同越，粵訓為於，菜同例。詩，柅，一

攸同白攸訓行水坡同例威姑嚴君同例白公長慶集中嚴
姑即威姑也張揖廣雅云姑謂之威威故也也同宅也七女
子之祥女陰象也婚字說云婦人陰也若依亭林先生意中
所解女陰將何以解婚字所說而弛字說云从弓从也將何
以解弛之从女陰取段从父訓以擊中聲常解不怪困守故
廬與躬居岩穴之躬同例日無色別同祥音不可泥徐氏說
同溥而疑許君皆有理例未可致駁且音學五書中之詩本
音所載小雅小宛詩句題波脊今題為首頰亦難理解奈何

輒評萊坂之非理耶

貉之為言惡也視犬之字如畫狗狗叩也豈孔子之言乎

後漢重緯學所引孔子之言皆緯書也鄭康成何休皆引緯

許君同例

訓有則曰不宜有也春秋書日有食之訓郭則曰齊之郭氏善
善不能進惡惡不能退是以亡國不幾^於勦說而失其本指乎。

訓有得傳本指訓郭得廣舊聞本指於本字本指但曰以某
以某聲足矣毛公詩傳載及魯男子善學柳下惠事而雅程

言云顯顯印印君之德也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不為失本指而勦說

居為法古用為卜中童為男有鼻衮為解衣耕芻為人持弓會
毆禽辱為耕失時吏為束縛桀罰為持刀罵詈勞為火燒門
宰為辜人在屋下治事冥為十六日月始虧刑為刀守并不幾
於穿鑿而遠於情理乎

居說古者居同踞謂古時蹲踞未知坐法古是徐說之誤卜中

可用郊牛之說童妾皆从辛古者髡首謂之童衮从衣解衣
理童後編卷六

助耕裏其事。厚衣之以薪之時。持弓以弔。非怪事。入疆地荒。理宜戮辱。重農耕也。史。史文轉聲。轉其訓則同。考工記。史。史字。訓反。張勢亦外。史意。後人但知須史。額史等。訓反。疑束縛。捽世之異訓。則蔽矣。罰。宰。冥等。但指一義。而說。雖不可執。是一定不移之義。略記諸儒所言。錄其一解。勞字說。火燒門說。熒不說勞。今云火燒門。改其說矣。刑字說。从刀。从井。今云守井。改其義矣。

武學師之而制字。荆公廣之而作書。不可謂非濫觴於許氏者。

天

武后劉巖自師蒼頡與甄豐朱育一例何預許君且新莽師
孝經而作戒師尚書而作詒策不得謂濫觴於六經荆公字
說推廣繫傳所言其書若存要亦繫傳相上下出於元明說
文字書之上未可蔑視

若夫訓參為商星此天文之不合者也訓毫為京兆杜陵亭此
地理之不合者也

參字下當連正文請作參商星也四字句政如鶴鳴九皋聲
理董後編卷六

聞于天不可截去鶴字讀句離黃倉庚也不可截去離字讀句偶因誤讀誤遂起此駁杜陵本有亮亭非指殷都亦非昧於地志

書中所引樂浪事數十條而他經籍反多闕畧此未據之失其當者也

說文重在說文字解字已畧援證則更略詳謂引援闕畧平允之論也此如爾雅訓詁不如玉篇唐韻之廣然爾雅不以闕畧為病樂浪事多者樂浪有儒者善說字多記樂浪事因

亦記之。然但是采摭簡略，並非失當。

今之學者能取其大而棄其小，擇其是而違其非，乃可謂善學說文者歟。

注云：後周書黎景熙其從祖太武高時為尚書郎，善古學，嘗從

吏部尚書崔玄伯受字義。又從司徒崔浩學楷篆，自是家傳

其法。景熙亦傳習之。頗與許氏有異，可見魏晉以來傳受亦

各不同。○說文書外尚有鍾鼎古文，李斯所書碑文，有與說

文別異者。見之徐氏序列，則與許氏有異，不妨並存。許君所

謂畧而言也。如亭林所評諸條是指摘許氏之非者也。今已

一一分辯於後。當棄當違高明者鑒之。

王莽傳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

注目

云食貨志亦云

又曰受命之日。丁卯丁火漢氏之德也。卯劉姓所以為

字也。光武告天祝文引識記曰。卯金修德天為天子。公孫述引
援神契曰。酉太守乙卯金謂西方太守而乙絕卯金也。是古未
嘗無劉字也。

注云趙宦光曰說文無劉字。但作劉。今案漢書卯金刀之識。

及古印流傳者劉姓不下數十百而並作劉無錙字。案劉字本从金从刀卯聲。卯金刀者坼字識記之說。尖文字六書本指許君若列劉字說从卯則違朝廷从卯說。說其說而从卯又無義理。又劉之訓為殺均當忌諱是以不列於正文而於劉劉字則著之於杙字說。劉劉杙又著之別取錙字當之。示其从卯不从卯之正。此許君微意也。安得云說文無劉字。魏明帝太和初公卿奏言。夫歌以詠德舞以象事。於文文武為斌。臣等謹製樂舞名曰章斌之舞。魏去叔重未遠。是古未嘗無理。董復編卷六。

弑字

注云徐鉉校定說文前列弑字云是俗字。說文部中多俗字如凝踞致袖等在漢已有俗字何論於魏漢魏時稱為俗字不得云古未嘗無此條是馭徐氏然亦未審

說文原本次第不可見今以四聲列者徐鉉等所定也切字鉉等所加也

注云趙古則六書本義曰漢已前未有反切許氏說文鄭氏箋注但曰讀若某而已今說文反切乃朱翱以孫愐唐韻所

加○說文解字韻譜十卷徐鍇所撰不其載許君說解

是氏詩書

志云巽岩李氏履其書為十二卷名曰五音韻譜後人即李氏

之次第條載許君原文仍為十四篇刪李氏序用徐鍇本之
叙文序列牒文不改李氏題名此今時之說文解字五音韻
譜本也並非徐鍇所定徐鍇本之翻切有一二與韻譜異者

蓋韻譜定自徐鍇朱翱之所音切六書本義所言未足深信
然則四聲列部之本既非徐鍇之舊亦非全用孫愐唐韻

旁引後儒之言如杜預裴光遠李陽冰之類亦鍇等所加又云
理董後編卷六

諸家不收今附之字韻末者

下

亦鉉等加也

注云眸字下云說文直作牟趙宦光曰詳此則本書雜出衆人之手審矣安得不蕪穢也凡參訂經傳必以本人名冠之方不混於前人耳○始一終亥徐鉉之本正文後別新附文說與原本不混眸字彌字下說皆新附者亭林蓋未見徐鉉本故作此說再考正文後說亦有非許君說者前人以小字注之尚有形迹可索亦有系連正說乃書者鈔寫不審之誤然非一槩是鉉等所加若鉉等所加便有臣鉉等云云於

前人不混若無臣鉉等冠其前之說係是舊本所有

始字說文以為女之初也已不必然而徐鉉釋之以至哉坤元萬物資始不知經文乃是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若用此解必從男乃合耳。

女主生育抱胎為女初事台胎也台胎爾雅訓始有義可說徐氏豈有不知易經文句此但龍表辭以就已意已說先儒亦恒有之且是徐錯說亦非徐鉉。

理董後編卷六終

吳西林先生小傳 王昶春融堂集

吳先生穎芳字西林居仁知之臨江鄉故自號臨江鄉人其稱於釋氏則曰樹虛云先世居徽州休寧之黃源高祖繼泉曾祖珍之祖君谷父歧生先生少則端重沈默寡言笑年十五而孤一赴童子試為隸所訶曰是求榮而先辱也自是不復應試壹志於讀書嘗怪鄭氏樵通志務與先儒為難于是取六書七音樂略一一從流而溯其源其用力則自樂始謂律管音調諸儒能致其說而不能習其器俗工能習其器而不能得其說遂以

為不可究詰業典籍證衆器成吹幽錄五十卷次及六書尊許氏之說謂今本說文取一字為篆書而細書為注其實許氏原文上下相連皆當作大書如鸞黃為倉庚之名後人不知乃誤讀為黃倉庚也又許氏所列文字間有未備每於說中見之如某字从某則所从之字可以補正文成說文理量四十卷因六書而及音韻謂字讀有古音有正音經傳反切皆經先儒審定不可執後人口音以取證成音韻討論四卷又因說文而考制字之原分類六曰觀象於天曰觀法於地曰近取諸身曰遠取

諸物曰祝鳥獸之文曰與地之宜各溯其所從始而沿其尊生
成文字源流六卷入取鐘鼎文字有成篇可讀者釋其文箋其
義詳論其前後倒互之例讀之皆能文從字順成全石文釋六
卷少與厲徵君鶚交甚之學詩于是上溯漢魏下及唐宋諸大
家熟讀詳玩成一詩數改而後定編為臨江鄉人集四卷古文
尚平易詩餘尚婉曲所作不多皆不存祖父以賢雄鄉里及先
生窶甚蔬食飲水忻如也村居閉戶不求人知與厲徵君往還
桑塍麥隴間辨難不已過者聽之不知作何語也晚年名益著

通政使雷公鉉視學兩浙鳴騶訪之索太極講義而去武進莊

公存與典試浙江事政肩輿出郭索其律管諸解即吹幽錄中
之一二類也兼通釋典著唯識論文釋二卷又即論中條例指
授學者謂之五要須知更有觀所緣緣論釋因明入正理論後
記因明正理門論各一卷東城餘庵僧蓮飲西城慧安寺僧超
塵各受其書而傳之撰昭慶律寺志十卷又同寺僧輯律議法
數三十二卷又次釋藏中精語名曰大藏摘髓又為辨利院撰
志四卷院中有觀世音像五十三軸先生蒐採數十年足一百

八軸因作藏畫記一卷取爾雅博物志本草諸書證其同異聚
物之解毒者得百餘種造為丸名曰絳髓廉創腫立愈惜其方
不傳先生先娶於宗氏卒娶其從妹二子長象乾次象鼎皆諸
生孫二鍾嶽鍾崑曾孫三邦經邦寧邦珍卒於乾隆四十六年
辛丑二月二十七日距生於康熙四十一年二月二日年八十
所著書門人項墉及仁和諸生朱文藻等校錄之以藏於家

論曰余與厲徵君交即已聞先生名蓋工詩文博學隱君子也
乾隆己亥余至錢塘見王侍講文治為言先生宗梵行研唯識

論尤精是時厲徵君久沒錢塘諸老宿零落殆盡兼通內外典
無如先生者將偕侍講訪之以事未果辛丑秋復至錢塘則先
生逝矣常恨聞名三十年不獲見以歿適項君具事狀來故撫
之為傳如此

復堂日記 譚獻

弱歲時施君庭干贈予吳西林臨江鄉人詩一冊為蔣霽卿攜
去今日陳星村忽貽此本蟲蝕叢殘手治之讀竟如遇故人而
林詩溫潤縝密比德于玉研精小學著說文理董未竟也藏書
最富瓶花仙館圖籍散如雲煙矣 卷一

閱說文解字釋例句讀卒業王氏宅心和厚舉體寬博可為讀
書著書法以玉篇校勘為予有志未竟之業許書有段桂巖王
可謂四大家予猶欲以吳西林理董之例總理其微言大義以

為由後漢求周秦至西京經學之塗徑

卷二

校吳西林先生說文理董前編四卷後編六卷先生尚志著書
朱霞白鶴請蘭泉撰傳如見古高士童幼學詩私淑臨江鄉人
非一日矣吹幽錄樂經總業不表于世理董遺編若存若亡垂
莫得見此殘彙十卷乃知儒師卓爾獨照開先後來江戴王段
諸大師其書滿家而引端開山約畧具此矣舊草師儒表前不
及西林後未及融齋蘭甫誠非定論也

卷七

仁和吳西林先生殫心小學精究相宗生平著述等身詳見王
德甫所為傳顧禮堂寫定多未刊布諸家傳述遺著卷目言人
人殊小學攷載說文理董三十卷杭州府志據王傳作四十卷
復堂日記謂殘稿前編四卷後編六卷丁福保說文目錄存目
載說文理董二十四卷後編六卷馬敘倫清人所著說文書目
亦未定著卷數惟據諸宗元說杭州古懽堂書肆曾收得蕭山
謝氏書中有此稿不知流落何許噫以王氏所傳功在先儒教
施後學詳氏所傳師儒卓尔獨然開先者竟無人網羅放佚刊

行人間亦可啼矣。蓋山圖書館有理董後編鈔本六卷。蓋諸氏
所云原編外之編本中社同人以世之治許學者多未之見。亟
取而影諸石。是編糾彈羣書力尊許說。駁斥鄭漁仲尤不遺餘
力。雖未獲前編是本。發呈全豹。即就是編推繹條旨。已可與王
傳傳述前編之證例相稽。如謂渠未也三字作由。即王傳所謂
許氏原文上下相連也。轉注之說。既取楚金。又云轉注義有五。
即王傳所謂轉注一義。尤闡其奧也。寓本頗有脫誤。卷二駁鄭
說。即脫轉注一則。無徒料補。姑仍之。己巳上巳鎮江柳詒徵識。